

我家的压水井

□王伟

可是
母亲和父
亲总是推辞，
这压水井，比较方

便，有电没电都行，而且还能锻炼身体。不错，母亲胳膊一伸一蜷，一仰一落，确实能锻炼身体，怪不得父母的身体强壮健康。在过年的时候侄子从城里回到老家，看着这压水机，觉得好奇，就不由自主地压起来。这时父亲看见了：“哎呀，我的宝贝，当心挤手，别再压了。”说着，父亲走过来，忙把侄子领到一边。这压水井曾经伤过人。那一次，我们刚打了压水井，哥哥压水，没想到井把往上弹起来，一下子把哥哥的下巴划了一道血痕，至今还留有伤疤。

炎热的夏天，热得人们透不过气，喝凉面条是再爽不过的了。自来水不太凉，因此邻居都到我家来压水淘面条，这样经过两遍冰凉的井水淘过之后，再加上麻汁、

香油、紫
菜，喝起来味
道鲜美，那才是

真正爽快呢！大人们下地或者赶集回来，把毛巾用刚压出的井水浸透，盖在脸上，搭在肩上，凉飕飕的，真是惬意极了。有时候，村里的孩子们玩耍回来，都爱在我家休息一会儿，原因就是他们想多尝尝压水井中凉水的味道。几口冰凉的井水下肚后，从头到脚，浑身凉丝丝的，舒服极了。一个孩子压着水，其他几个用手捧着凉水洗脸，顺便喝上一口，凉丝丝甜滋滋的。那时大人不给钱让我们买冰棍，再说，我们这偏僻的小村子，有钱也难买到冰棍。在我看来，喝口凉水，真像吃了一根冰棍那么舒爽。当然，现在冰棍不稀罕了，几乎家家冰箱里都冻着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冰棍有冰棍的味道，压水井压出的水也有它的特色。

到了冬天，好多使用自来水管的邻居，水管冻住了，弄不出水来，他们又要到我家来压水。外面积雪很厚，压出的水却温乎乎的，冒着热气，邻

居们一个个羡慕不已。自来水管也不如压水井的水，冬天温夏天凉，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啊！“明年我们家也要打口井。”说归说，打口井三、四百元，他们安上了自来水管，谁还舍得花钱打井，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但是我家的压水井从不介意，谁压都行，啥时候压啥时候有水。

压水井，虽然水流的速度不像水管那样快，也不像水管那样省时省力，可是每逢停电时，我家的压水井又要派上用场了。你看，一场龙卷风夹着暴雨，高压线路停电维修。到我家等着压水的人就要排号了，邻居大婶说：“看来，这压水井真是离不开呢？要不，大嫂，谁到你家压水，就收他十元钱，不就够你们买菜吃了吗？”“好的，就这样，你先拿吧。”说完，他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那种热闹那种幽默，就像插上翅膀的一个个音符，在我家上空徘徊。

我打心眼里感激我家的压水井，它在吱吱地上下旋转，就像交响乐，就像催眠曲，伴随着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。大铁门代替了篱笆门，混砖墙代替了泥土墙，彩钢瓦代替了茅草顶，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口压水井。

现在，
几乎家家都

安上了自来水管，非常方便，可是我家用的还是压水井。它伴随着我们全家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因此，对于压水井，我情深意长，念念不忘。

这口压水井，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。听说那年挖河时，我家住在村头，为了方便，挖河工人就在我家院子里打了一眼水井，也是我村最早的压水井。水位只有十二、三米，但是水清澈透明滑腻可口。

邻居都说，人家都安上水管了，您还省那么多钱干啥？

耕牛闹春庆丰年

□齐鲁田

惊蛰过后，伴随着一声声春雷的轰鸣，沉睡的大地被重新唤醒。农谚曰：“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，在我的记忆里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，在我的家乡鲁西南平原，这个时令早已是耕牛哞鸣，田野里呈现出一番热闹的春耕景象。

小时候，祖父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，我是他的小尾巴，经常待在生产队里的牛屋院中玩耍，甚至在夜里也常常睡在牛屋里，尤其是寒冷的下雪天，躺在用秫秸秆和麦草铺成的地铺上，连做梦都是甜的，感到十分温暖踏实。

由于耳濡目染，我对喂牛的那套流程和方法可以说是耳熟能详。那时候，一个二百余人的生产队，拥有十余头耕牛，社员们把它们当成队里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。生产队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农业机械，犁地、播种、耘锄、打场、磨面、运输等重要的劳动，大多要依

靠这几头耕牛来完成。所以，社员们看它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慈祥和爱怜。那时候，牛的待遇是相当高的，饲草要用铡刀切匀、切细，平均长度在两寸左右，先用筛子除去杂质，把草料倒在石槽中，还要添加炒熟的黄豆、高粱、玉米混合磨成的细料，冬天还要在麦草中添加上一些温开水，用拌草棍拌匀，这样，牛吃起草来才津津有味。它们伸出舌头，用舌尖把麦草卷进嘴里，吞进肚子里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几头牛并排躺在石槽后的牛圈里，再慢慢地反刍。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，好像劳累一天的农民，晚饭时炒上一盘可口的小菜，喝上几两“二锅头”小酒，躺在床上，眯着半醉半醒的眼睛在休息。年幼的我，喜欢一个人站在石槽前，静静地观察牛吃草料的那份专注神态，周围



一片
寂静，
耳畔传来
牛吃草料的
咀嚼声，简直就
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轻音
乐。

惊蛰过后，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，一年一度的春耕活动又要开始了。一头头精神抖擞的耕牛被农民们牵到田间地头，随着一声声长长的吆喝，耕牛奋力拉犁，身后翻起新鲜的泥土，散发出春天的气息，希望的

田野从此苏

醒……

又是一年春耕时，一幅生动的耕牛闹春图不由得在我的脑海中氤氲开来，就像一头老牛，反刍着曾经的美好回忆。

“我和雷锋同岁”

□郝远进

小时候，每当开展学雷锋活动，或响起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歌声，父亲就会自豪地对我说：“我和雷锋同岁！”说这话时，他的眉宇间闪烁着羡慕与崇拜，接着还会跟一句：“如果我当上兵，还可能和雷锋分到一个班里。”可惜父亲有个打呼噜的毛病，体检时给刷下来了，因此成为一辈子的遗憾。

父亲没做过什么让人称羨的大事，倒是一直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。家里旧房子多，生产队要安置弹花工、轧花机，父亲拿出来三间西屋让生产队用；村上办小学没有校舍，父亲又拿

病，体检时给刷下来了，因此成为一辈子的遗憾。

父亲没做过什么让人称羨的大事，倒是一直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。家里旧房子多，生产队要安置弹花工、轧花机，父亲拿出来三间西屋让生产队用；村上办小学没有校舍，父亲又拿

出三间东屋作课堂。父亲到邻村教初中，每天需要跨越菏鄆公路和路两边的河渠，河一上水，他就蹚着齐腰深的水，将孩子们一个个背过去。村里下放来一个军医，队里腾出一块宅基，父亲和村上的年轻人几天时间不声不响建起三间堂屋，军医伯伯第二趟进村惊呆了，拿着一盒大前门，转遍全村弄不清楚是谁给建的，激动地蹲在地上哭。

村上有位老荣军，是个老八路，右腿炸断了行动靠拄拐，因辈分高都叫他瘸六爷。父亲常到他家去玩，听他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，有好吃的就给他

致女同胞(外一首)

□吴清华



我们像一株株，攀爬在
栅栏上的蔷薇，努力地守护
自己的家园

默默地，让淡淡的清香
在季节里流失，直至岁月埋没
我们的躯体

心中的梦，依然唱着歌
像这春天般的流水，追寻着
守候着，爱的
足迹

致自己

有梦，敲黎明的窗
你却睡了

路上的拐角，很多
你迷失了

你淡淡的神情，像春天该来的雨
了无影踪

固执的你，依然在匆忙的
脚步声里找寻，呼吸
以及灵魂里，那久未抹灭的
心声



捡瓶子的女人

□田浩国

白天，捡起饮料瓶啤酒瓶农药瓶
不停地擦啊擦
晚上，接着方形瓶圆形瓶棱角瓶
轻轻地拍呀拍
桃花源的桃花夜夜开
瓶子里的平安符天天长
刘昭君，五十三岁，离开云南昭
通市桃花源
十年六个月零九天了
儿子李平
失踪十年六个月零九天